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第一课 概 论

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殫然，文亦犹之。惟是掄欲通噓，紘挺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颀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轻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混畸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

此一则明俚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

《易大传》曰：“物相杂故曰文。”《论语》曰：

“郁郁乎文哉。”由《易》之说，则青白相比、玄黄厝杂之谓也；由《语》之说，则会集众彩、含物化光之谓也。嗣则洸长《说文》，诂造相詮；成国《释名》，即绣为辟。准萌造字之基，顾谥正名之指，文匪一端，殊途同轨。必重明丽正，致饰尽亨，缀兆舒疾，周旋矩规，然后考命物以极情性，观形容以况物宜，故能光明上下，譬措万类，未有志白贲而说翰如，执素功以该纁事者也。

此一则申明文诂，俾学者顾名思义，非偶词俚语，弗足言文。

文区科臬，流衍万殊：董贾摘词，未均美绌；彦和综律，始闡音和。清浊周疏，间世斯审，后贤所闻，古或未昭。何则？人性之能，别声被色而已。声弗过五，而生变比音，弗可胜奏；色弗过五，而成文不乱，不可胜宣。故舞佾在庭，方员自形，蕤宾孔和，林钟遐应，因物而作，或秉自然。至若龙噪齐晖，上下异昭，笙镛节律，间代而鸣，彰彩谐音，率繇世巧。由是而言，前哲因情以纬文，后贤截文以适轨。故沉思翰藻，今古斯同，而美媲黄裳，六朝臻极。挽近论文，恒以后弗承前为诟，然六爻之位，皆繇左右，剪偶隆奇，曷云成列？况周冕玉藻，前后遽延，骤易夏收，必乖俯仰。至于律吕宫商，虽基沈

沦，然锡釜失和，虽有金辂樊缨，末由昭其度，双璜错鸣，虽有缁紱幽衡，末由俯其媚。故文而弗俪，治丝以棼之说也；俪不和律，琴瑟转壹之说也。

此一则证明齐梁文词于律为进，弗得援后世弗遑程律之作，上薄齐梁。

著诚去伪，从质舍文，两词颇似，旨弗同科。世儒瞽犹，以质詮诚。不知说而丽明，物睽斯类，明不可息，冥升奚贞？古入公门，必彰列彩，杂服是习，不愆安礼。火龙可贱，於昔蔑闻。夫蔑席之平，素衣之褻，犹必画纯铄其华，朱绣炜其裼，况于记久明远，经纬天地者乎？孔崇先进，旨主刺时，故有质无文，葛卢垂贬。质果可复，则是彪蒙匪吉，虎炳匪孚，子羽未可休，棘成未足紬也。又隋唐以前，便章文笔，五代而降，捋类翕观。袷褐在躬，裘蒙袞裳之名，土刲是饭，因云雕俎可齐。董仲舒有言：“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背厥真名，此万民所由丧察也。

此一则说明沉思翰藻，弗背文律，归、茅、方、姚之伦，弗得以华而弗实相譬。

文崇六代，惟主考型。若夫宣究流衍，擢引绪

耑，习肄所及，两汉实先。譬之大飧，丹漆丝紃，庭实旅陈，蒲越稿鞞，兼昭贵本，于礼有然，庸伤翩反？况复娴习雅故，底究六籍，扬、马、张、蔡，各臻厥茂，伐柯取则，执一封域，率迪众长，或庶几焉。

此一则明六朝以前之文，必当研习。

第二课 文学辨体

此篇以阮氏《文笔对》为主，特所引群书，以类相从，各附案词，以明文轨。

《晋书·蔡谟传》：文笔论议，有集行于世。

《宋书·傅亮传》：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

《北史·魏高祖纪》：有大文笔，马上口授。

《魏书·温子昇传》：台中文笔，皆子昇为之。

《北史·温子昇传》：张皋写子昇文笔，传于江外。

《北齐书·李广传》：毕义云集其文笔十卷。

《陈书·陆琰传》：其所制文笔多不存本。

《陈书·刘师知传》：工文笔。

《陈书·徐伯阳传》：年十五以文笔称。

据上九证，知古云文笔，犹今人所云诗文、诗词，确为二体。

《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据上一证，知文之与笔，弗必两工，犹今工文者，弗必工诗也。

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又云：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案：惠、慧古通），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据上三证，是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盖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金楼》所论，至为

昭晰。

《汉书·楼护传》：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

《梁书·任昉传》：尤长载笔。

《南史·沈约传》：彦昇工于笔。

《陈书·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

《陈书·陆琼传》：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敕付琼。

《唐书·蒋偕传》：三世踵修国史，世称良笔。

据上六证，是官牍史册之文，古概称笔。盖笔从“聿”声，古名“不聿”，“聿”、“述”谊同。故其为体，惟以直质为工，据事直书，弗尚藻彩。《礼·曲礼篇》曰：“史载笔。”孔修《春秋》亦曰“笔则笔，削则削”。后世以降，凡体之涉及传状者，均笔类也。陆机《文赋》，论述诗赋十体，弗及传记，亦其明征。

《南史·孔珪传》：与江淹对掌辞笔。

《陈书·岑之敬传》：雅有辞笔。

据上二证，均辞笔并言，“辞”字作“词”，“词”与“文”同。《说文》云：“词，意内而言外也。”《周易·乾文言》曰：“修辞立其诚。”又《系辞上》曰：“系辞焉以尽其言。”修饰互文，系辍同情，是词之为体，迥异直言。屈宋之作，汉标《楚

辞》，亦其证也。是知六朝之辞，亦以偶语韵文为限。

《梁书·刘潜传》：字孝仪，秘书监孝绰弟也。绰常曰“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孝威也。

《梁书·庾肩吾传》载简文《与湘东王论文》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

《北史·萧圆肃传》：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

《杜甫集·寄贾司马严使君诗》：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

赵璘《因话录》：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

据上五证，均诗笔并言。盖诗有藻韵，其类亦可称文；笔无藻韵，唐人散体概属此类。故昌黎之作，在唐称笔；后世文家，奉为正宗；是均误笔为文者也。

《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文章诗笔，乃是佳事。

据上一证，是笔与诗、文并殊。

刘禹锡《中山集·祭韩侍郎文》：子长在笔，予长在论。

据上一证，是笔与论殊。盖笔主直书，论则兼尚植指，故《文赋》隶论于文，于记事之体则否。

合前列各证观之，知散行之体，概与文殊。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又文苑列传，前史金同。唐宋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传，名实弗昭，万民丧察，因并辨之。

第三课 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蔡邕 (133—192)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悦，悦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

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今摘史乘群书之文，涉及文学变迁者，条列如下：

《文心雕龙·时序篇》：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谏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安、和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骀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



贾逵 (30—101)



崔瑗 (77—142)



马融 (79—166)

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隼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琰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邯郸淳字，元作子倅）、德祖（杨修字）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晏）、刘（劭）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惟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案：此篇略述东汉三国文学变迁，至为明晰，诚学者所当参考也。

《魏志·王粲传》：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年十七，司徒辟，诏



王粲 (177—217)

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悦，不甚重也。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

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琰、东平刘楨字公干，并见友善。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竟以取祸。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玚、楨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赋数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干、琳、玚、楨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德琰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起其文，至于

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璩官至侍中，贞咸熙中参相国军事。瑒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浑舆经》，依道以见意，从齐国门下书佐、司徒署吏，后为安成令。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摘录）



嵇康（224—263）

附录

《卫觐传》：觐字伯儒。少夙成，以才学称，受诏典著作，又为《魏官仪》，凡所撰述数十篇。建安末，河南潘昺，黄初时，河内王象，亦与觐并以文章显。

《刘廙传》：廙字恭嗣，著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并传于世。

《刘劭传》：劭字孔才。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多所述叙。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作《昌言》。陈留苏林、京兆韦诞、谯国夏侯惠、任城孙该、河东杜挚等，亦著文赋，颇传于世。

《陈思王植传》：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新论》，凡百余篇。

《中山恭王哀传》：能属文，凡所著文章二万余言。才不及陈思王，而好与之侔。

《王朗传》：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

《刘放传》：善为书檄，三祖诏命，有所招喻，多放所为。

《蜀志·郤正传》：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

《吴志·韦曜、华覈传》：曜、覈所论事章疏，咸传于世也。

据以上诸传，可审三国人文之大略。

《魏志·文帝纪评》：
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
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陈思王植传评》：陈思
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

《王粲等传评》：昔文帝、
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
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
等六人，最见名目。

又云：卫觊亦以多识
典故，相时王之式。刘劭
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刘
廙以清鉴著。

《蜀志·秦宓传评》：文藻壮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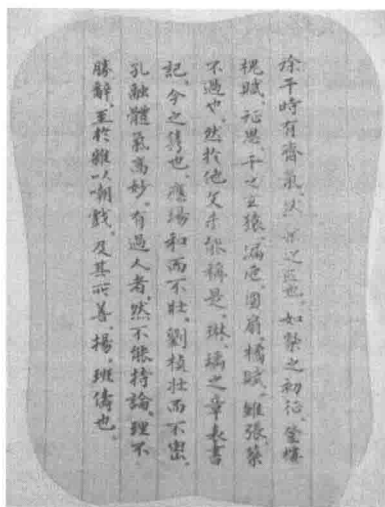
《郤正传评》：文辞粲烂，有张、蔡之风。

《吴志·王蕃、楼玄、贺邵、韦曜、华覈传评》：
薛莹称蕃弘博多通，玄才理条畅，邵机理清要，曜笃
学好古，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贺、蕃一时清
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
覈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诂不及也。（节录）



曹丕（187—226）

据以上诸评，可审三国文体之大略。



《典论》书影



班固（32—92）

魏文帝《典论》：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
间耳，而固小之，与弟
超书曰：“武仲以能属
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
能自休。”夫人善于自
见，而文非一体，鲜能
备善，是以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里语曰：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
举、广陵陈琳孔璋、山
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
伟长、陈留阮瑀元瑜、
汝南应玚德璉、东平刘
楨公干，斯七子者，于
学无所遗，于辞无所
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
里，仰齐足而并驰，以
此相服，亦良难矣。盖
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
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王

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奇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能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干著论，成一家言。